

怎樣認識

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華論壇社叢書第一種
中華民國卅六年六月出版

目 錄

怎樣去認識中國農工民主黨

鄧演達先生政治主張的核心——平民政權

中國農工民主黨最近宣言

一、卅六年二月三日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宣言

二、卅六年三月十二日對時局宣言

三、卅六年四月十五日爲政府改組宣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470B

中華論壇社

叢書第一種

編輯及出版者

中華論壇社

上海愚園路

聯安坊十一號

零 售 國 幣

二 千 五 百 元

卅六年六月出版

-151950-

怎樣去識認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三黨）

一 農工民主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對中國社會和革命的看法

一個革命的政黨，不待說，是負有改造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神聖任務的。這任務能否達到，就看它的政治主張，是不是能夠針對當時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需要，是不是對革命有正確的認識。因此，要瞭解一個政黨，它的政治主張，固然應詳加研究，而產生這政治主張的，社會的，革命的背景，尤其不能不先弄個明白。只有這樣，才能澈底認識一個政黨，才能認識它政治主張的正確性，才能有了正確的認識，而堅定對於這一政黨的信仰，才能成為一個忠實的，自覺的，積極的黨員。

那麼，中國農工民主黨，究竟是在怎樣一種歷史條件之下產生，它對中國社會和革命，又是如何的看法？

1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



自從老大中國的城牆，被資本主義炮火洞穿之後，資本主義就在沿海，沿鐵路一帶地區，滋長繁榮起來。工業壓到農業，工廠生產替代了手工生產，數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隨之也就起了重大的變化。但是，如果再看這樣的事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住在農村，靠農業生活，產業工人數量，佔不到全人口的千分之五，土地的半數，還握在佔農戶百分之四的地主的手中。難道這還不夠說明中國社會的農業性，中國社會的封建支配勢力嗎？

至於那專制，腐敗，極盡壓迫剝削之能事的軍閥官僚政治，保甲制度，甚至鄉村濃厚的氏族宗法色彩，那一樣不是封建社會的標誌？

畢竟，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腐敗貪污的軍閥官僚統治，在國際資本主義壓榨，在世界革命潮流激盪之下，是不斷的崩潰，是日趨於沒落，無疑中國已瀕於新舊制度交替的前夕，正當着由落後走向進步的轉捩點。所以名之曰半封建。

中國舊的封建的社會經濟，在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日趨於破產，新的進步的社會經濟制度，在同樣束縛之下，又不可能成長起來，帝國主義者，甚至通過軍閥官僚買辦地主，以剝削中國人民，製造循環不已的內戰，陷中國於永遠不安與破產的局面。

我們只要看看，在過去中國新式工業中，外國資本經營的就佔了百分之八十，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仍不免或多或少的在外國勢力影響之下，試問這樣的國家，還能算是獨立的國家嗎？還談得到什麼自由嗎？所以中山先生稱之曰，半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狀態一天繼續，中國將永無獨立自由之可言，軍閥官僚的統治一天存在，中國將永不會進步，不過歷史決不會就此停頓起來，中國一定要走上獨立自由進步的道路。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任務：「反帝」！「反封建」！

2 複雜性不斷性的中國革命運動

由於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不僅經濟財政上不能自主，連政治上必需的統一（現代國家起碼的條件），也無從達到。因此，中國不欲獨立自由則已，要獨立自由，首先就必須解脫帝國主義的羈絆。這就是說，要進行民族革命。

資本主義的炮火，雖然洞穿了封建中國的城壁，但並不曾摧毀了支配中國社會的封建關係。反之，它更依靠着支持封建勢力，以達到統制剝削中國人民的目的。軍閥官僚及地主們的利益，就建築在殘破腐敗落後的社會基礎之上，他們與進步民主是不能並存的。因此，中國不欲民主進步則已，要民主進步，就必須起來摧毀這為民主進步之障礙的封建殘餘。這就是說，不能不進行民主革命。

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內，民族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壯大起來的，自然也就肩負不起反帝，反封建的重

大任務。反之，廣大的農工階層，由於受了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雙重的壓迫，革命性特強，它們不僅是資產階級性革命的主力，且勢必越俎代庖，來領導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運動。因爲它們曉得，民族不解放，民主政治不實現，農工平民是不會得到自由的。

中國農工平民之參加，甚至領導資產階級性革命，自然不止是爲民族資產階級服務，而是爲了切身的利益。因此，農工平民一天得不到真正解放，他們的任務就不算完成，他們就不會終止革命。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於民族民主之外，又不能不同時是一種社會主義性的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決定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不斷性，（自不能與托羅次基的不斷革命論混爲一談）決定了中國革命不能是一種單一性的革命，如單純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或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是具有民族性，民主性，且以社會主義爲歸宿的不斷性的革命運動。

民族革命，如果是民主革命的前提，則社會主義顯然是民主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民族革命的同時，如不執行民主革命的任務，民族革命可能無法完成。民主革命如不安排好基礎，則社會主義的前途，一定落空。所以民主革命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實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構成了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複雜性，不斷性的革命運動，說明了中國革命的內容，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歷程。這就是農工民主黨當時所以產生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它對中

一 農工民主黨的成長和鬥爭

革命的需要，常常使革命政黨自相聯合起來，等到革命達到高潮，革命鬥爭白熱化，階級利益不相容的時候，聯合陣營又常常分裂成敵對的黨派，各走極端。農工民主黨，就是這聯合陣營分裂後的產物。

當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革命聯盟分裂，中國革命走上歧途之後，一部分參加革命的忠實份子，爲了繼承中國革命傳統，減少中國革命苦痛，於是有了新的革命組織之醞釀。當時鄧擇生先生在國外發宣言，主張成立新黨，國內平津港滬各地的同道者也集會上海，聯合宣佈了自己的主張。民國十八年冬，鄧先生回國，積極準備，十九年九月一日，就在上海召開了全國性的幹部會議，通過政治綱領，發表了正式結黨的宣言。因爲它能適合客觀要求，好像水到渠成，在短短三數月內不僅中央機構成立，各地方組織，亦有極迅速的發展。這新黨就叫做，「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根據新黨的名稱，就曉得創黨者是承繼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努力。因爲他們曉得，三民主義澈底的實現，是符合中國農工平民利益，且能進展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同時也就說

明了這個時期的鬥爭，主要的是在國民黨的範圍以內，自然，對於當時共產黨的做法也不同意。

政治鬥爭，特別是革命與反動之間的鬥爭，是殘酷的，無情的；擇生先生就在他從事政治鬥爭中，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身殉了主張。他是中國革命運動中最傑出的一位導師，遇害時年僅三十六歲。他的死，無疑是中國農工解放事業上，永遠無法補償的一個損失。

擇生先生死了，但他創出的革命路線，創出的黨，是繼續的活着，繼續的發展着，他留下的同志們，爲了革命，曾積極參加過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建失敗後，爲了檢討過去，決定未來，於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於香港。在這次會議中，重新制定臨時行動綱領，發表對時局宣言，黨的名稱，亦就改爲「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其用意是爲着推動對日抗戰，把民族解放提到當前革命任務的最前列。

在這次通過的臨時行動綱領及對時局宣言中，除呼籲全國團結，進行對日抗戰外，並強調實行民主，解決土地問題等。例如：

「如果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工大眾，不願再過今日的半奴隸生活，更不想嘗試明日的全奴隸生活，則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發動民族革命戰爭，以求完全的解放。民族革命戰爭，乃是全國總動員的，反對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戰爭，首先當然是對日宣戰。」

「中國當前的革命，其內容就是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只有將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匯爲一流，才能形成革命戰爭，才能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

「爲着澈底完成這個神聖的任務，就必須全國人民合作，共同担负起來，如只依賴現政府或國民黨單獨去做，那是不可能的奢望，所以我們主張召集全國人民非常代表大會來担负這一任務。」

如果在前一階段裏，黨的鬥爭方向，主要是對內的話，則這個時期的方向，已經由對內轉變到呼籲對外了。

真正革命黨人，必定是實際的行動者，他們不僅在奔走呼號，並且參加了一二八，八一三之役，甚至參與過冀東反偽政權的軍事行動。拋頭臚，灑碧血，爲民族解放，爲農工平民自由，一批一批的都作了無名的英雄。

在「七七」事變前，他們曾參加一切反日運動，抗戰開始，彭澤民、章伯鈞先生等，更向政府提出了團結抗戰的主張。爲了適應抗戰需要，加強革命工作，於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在漢口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決定了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并派同志去淪陷區，去前方，參加抗日軍隊，以及與各黨派合作的工作。

這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就是團結抗戰，實現民主的主張。如：

「抗戰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極少數甘作亡國奴的漢奸外，全國上下，不分黨派，無間朝野，爲民族利益計，爲自身及子孫計，都應該犧牲其特殊利益，財產生命，一致團結，共向戰勝暴日的一個目標前進，這一個全國各階級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戰，乃是中華民族圖存的最後掙扎，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

「目前第一等的重要任務，乃是政治上的大改革，改革政治的內容，絕非對過去政治方針加以局部的修改，而是整個的掃除官僚主義的毒害，切實實現民主政治。」

這個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他們一直執行到現在，并準備加倍努力的執行下去。四五年來，他們致力於民主黨派的合作運動，抗戰結束以後，又致力於促進國內和平。在這裏，不禁想到終日僕僕的章伯鈞先生，無疑的，他是這個路線的光輝的執行者。

在呼籲和平，反對內戰的宣言裏（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們曾提出以下的四點：

(一) 在原則上，絕對遵守政治解決方式，要求國共兩黨履行民主和平諾言，立即停止全國各地軍事行動，不進兵，不進攻，不增兵。

(二) 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并加強其權力，由全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根據兩黨會談紀要，切實解決有關受降，駐軍及地方自治等問題，凡達成之協議，政府當局應立即執行。

(三)立即阻止國共兩黨在東北各省區發生軍事行動，由政治協商會議協商，改組東北接收委員會，首先成立地方臨時聯合政權，實行地方自治，舉行普選，使東北全境成為和平安全區域。

(四)政治解決方式之根本關鍵，在於立即執行各種必要之民主措施，尤須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成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個針對現實的和平民主的主張，無疑是凡願意解決中國問題的人，都應欣然接受的。更無疑，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不能不有賴於國共兩黨之真誠合作，只有在兩黨能恢復十三年合作精神的條件之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才能夠實現出來。

民主同盟，他們認為，在中國爭民主，走上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它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聯合體，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一種推動力。所以他們不僅踴躍參加工作，更力主充實內容，加強力量，使其能克盡自己歷史的任務。

農工民主黨，自二十七年召開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後，由於抗戰及交通關係，未再舉行過全國性的會議。今天國內外形勢愈加嚴重，任務更顯艱鉅，於是接受了多數同志的要求，於本年（卅六年）一月召開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於上海，并正式易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矣，從此名稱與內容一致，可以一新的面目，來與世人相見了。

在這次幹部會議里，除總結以往奮鬥經驗，從新決定黨的工作外，并於閉會宣言中舉出該黨目前政治主張的幾個要點：

(一) 吾人深信：中國社會主義之實現，必須經過民主政治之發展，今日中國人民急切之需要首在獲得民主。職此之故，本黨完全同意民主同盟的政治綱領及其時局對策，凡本黨黨員參加民盟者，均須切實遵守民盟的決議，為實現其主張而奮鬥。

(二) 本黨所組織之農工平民羣衆，當與全國工農結成聯合力量，進行共同的鬥爭，以求自身之解放。

(三) 本黨對於現階段中國經濟之改造，一貫主張首須改善農民生活，實現耕者有其田；增進工人福利，由工人參加國家生產管理，并與工商業者一致合作，以發展生產。當前之任務：則在於停止征兵征糧，求農村之安定；停止通貨膨脹及官僚買辦之壟斷，求工商業之復興與失業之救濟。

(四)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本可完成於抗日之役，然卒以當權政黨的利用外援進行內戰而自毀其功，美帝國主義勢力遂益加深入，吾人勢必加以抵抗，確保國家的獨立自主，以與世界民主力量共同維護人類之和平幸福，而免致中國淪為世界的戰場。

至於「第三黨」之稱呼，那是黨外人士送給他們的黨名，已為國人所熟悉，他們仍然主張保留，

這黨名的來源是這樣的：當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各奔前程以後，這個黨採取了不同於以上兩黨的另一路線，人稱之爲第三條路線。當時中國只有國共兩黨，待這新黨出現，就自然的成爲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黨了。而這一黨名，亦頗能適應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

三 基本任務及政治主張

中國革命，就實質上說，是以農工平民爲中心的平民革命，在求得農工平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生活之解放。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農工平民自己起來，用自己的力量，澈底肅清帝國主義勢力，推翻封建軍閥官僚的統治，建立平民政權，以發展國家資本，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

但是，歷史，社會的進展，無法飛躍，自有其必經的過程。在中國，不僅在民族未解放前實現社會主義是幻想，就是民族解放後，想超越民主政治，去實行社會主義，亦是同樣的愚不可及。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實際上就是民主政治的問題，中國革命最重要的階段，也就是民主革命的階段。民主政治，可說是中國革命的骨幹，是中國革命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必須經歷的橋樑，無民主政治，民族解放不可能完成，無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社會將無從準備起。多年來中國慘痛的教訓，無民主政治的教訓，難道還不夠說明這一真理，難道還不夠證實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嗎？

因此，農工民主黨自創始以來，就認定民主政治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民主革命的階段，是中國革命過程中具有決定成功或失敗的一個最重要階段。那麼，中國的民主革命，究竟是怎樣一種性質，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又都是些甚麼內容？似有分述一下的必要：

決定性的「平民政權」

假使有人來問：中國農工民主黨政治主張的核心，究竟是什麼？簡單明瞭的答覆：「平民政權」。真正的平民政權，無疑是民主政權，是以農工平民為中心，是農工平民直接掌握的政權。中國革命能否徹底完成，就看中國是否有真正平民政權之出現。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懦弱妥協而缺乏革命性的。只有在以農工大眾為主體的革命高潮之下，才能建立起平民政權，才能徹底完成民族解放，才能無姑息的，剷除封建軍閥官僚勢力，才能有決心走向社會主義。純英美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待說，是不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固然目前連這個求之不得），因為中國尚無強大的資產階級之存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的民主，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同樣的不適宜，不需要，因為中國今天產業工人的數量，還少得可憐，因為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還是農民和中小資產階層。

這樣，就決定了中國的民主，是比英美要進步較蘇聯不同的一種民主，即介乎英美與蘇聯之間的

進步的民主。英美的民主，只是表面上保證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實權仍然操在資產階級手裏。蘇聯的民主，則只是定型在一個階級當中。

今天中國所需要的進步的民主，它的特徵：就是不是爲了少數人，而是立足在廣大羣衆的利益之上，富有積極的創造性，來爲人民服務，使人民的生活由低級的，愚昧的，過渡到高度的，文化的境界。

這個進步的民主的平民政權的內容，可分以下三點：

第一 實行公平自由的普選

只要是公平的，自由的普選，則參加選舉的選民，和選出的代表，農工平民自然會佔絕對的多數。在這以農工平民代表佔絕對多數所組織起來的政權，才配稱爲平民政權，才能澈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亦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少數操縱多數的英美代議制度的弊害，才能將從未開發的潛伏的羣衆的偉大力量，發揮出來。這個政權，不但不剝奪人民的自由，更將無限制的，給與人民一切組織活動的自由。因爲，在廣大，有組織，有覺悟人民的支持之下，這個政權才能夠鞏固起來。要政權成爲真正人民的政權，只有政權由人民大衆中產生，只有人民大衆作了政權的主人。要做到這點，自不能不有賴於公平，自由之普選。

鄧演達先生說：「所謂平民政權，就是以農工爲重心的鬥爭同盟」。（具體的說，是包含各民主黨派和階層的）「而建立平民政權的先決條件是形成平民羣衆本身的組織，最切實莫過於職業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其次是準職業的組織，如學生會，婦女組織，兵士組織等」。鄧先生非常具體提出組成全國最高權力國民大會的比例如下：

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佔百分之六十。

其他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佔百分之四十。

他還主張各地方的權力機關爲省民大會，縣民大會，鄉民大會，中央政權應縮小至最低限度，擴大地方自治權，組織人民的武力來保持政權。

自然，真正公平自由的普選，不是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在久受法西斯毒害，或人民尙不能自由思想，自由選擇的地區內，一旦就可以實行或實行得有效的。盲目的，不自由的普選，不但得不到預期的結果，反容易爲反動份子，陰謀家所利用。造成強姦民意的，僞民主的罪惡。爲着免除這種弊害，他們主張因時制宜，先成立一種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意機關，由這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意機關，產生出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主政權。

這個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意機構，應由各民主黨派，各民衆職業團體，國內外地方代表舉行會議

，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或人民非常代表大會，共商國是，產生民主聯合政權，執行一切決議。這臨時性民主聯合政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排除一切實現民主的障礙物，為公平自由的普選作清道工作。

這民主聯合政權清道工作之是否澈底，將決定未來普選之是否合理，因而也就決定了普選後的平民政權之命運。這是不能不倍加警覺的地方。

第二 土地改革

農民既佔中國人口之絕對大多數，佃農又居農業人口之半，則平民政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農民問題，當然是為農民問題之基本問題的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解決，就是農民問題不解決，農民問題不解決，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問題不解決，如果平民政權不能解決大多數人——平民——的問題，則這政權就失掉了存在的意義。

今天在東歐巴爾幹那些農業國家的平民政權，不是為人民所擁護，不是像朝日一般的充滿光輝，富有活力嗎？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解決了土地問題。關於土地問題之解決，在原則上，我們主張土地國有，因為只有土地國有之後，才能集體的，大規模的耕作，才能應用現代化的農業設備，才能合乎以最少勞力得最大收穫的經濟的原則，也只有這樣，才能消滅人對人的剝削，才能為社會主義建立基礎。

但是，他們不是空想主義者，他們了解現實，在毫無準備的目前，如果立刻實行土地國有，不僅得不到農民的同情，反會引起莫大的反感。直接的結果，不是生產力提高，而是生產力之降落；不是農民痛苦之減輕，而是加重。加以技術落後，土地散漫零碎，一朝變爲國有，管理經營，豈止困難，實不可能。因此，他們又主張採用「耕者有其田」的過渡辦法。

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期間，規定私人佔有土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可按照官價收買爲國有。凡公共團體一切不屬私人之土地，以及貪官污吏，或漢奸的產業，應無條件收爲國有，或分給農民；私人佔有土地之在最低額以下，即過於分散零碎者，應強迫其相互合併共同耕作，或加入合作社經營之。至國有部份，則變爲國營農場，以最新式農具，科學方法，集體合作的大規模方式耕作之。藉此以訓練現代化農業幹部，提高農民對新式耕種，集體農場的興趣與認識，爲土地國有，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開闢道路。

最後，話又說回來，這個耕者有其田的辦法，雖然是中山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來的老辦法，可是在今天的當政者及其所屬的一羣看起來，仍不免失之過激，雖然口頭上也說要實行，從其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權本質上說。是無法兌現的。

至於土地改革的重大意義，消極的方面，足以剷除封建勢力盤據的根源，積極的，則是解放勞動

力，提高生產力，增加購買力。這是中國實現民主的首要條件，也是最基本的措施。中國是不是民主，能不能進步，就看這個問題能否解決得澈底。

第三 國家資本形態的經濟建設

革命，主要不在將勞苦大眾自饑餓鎖鍊之下解放出來，而是在於提高生產力，使勞苦大眾能以享受更高度更美滿的物質生活。這種高度的美滿的物質生活之享受，自然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才能夠達到。如果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尙未具備，如果在平民政權實現後，必須伴着另一種經濟制度，才能渡過到社會主義，則這唯一的經濟制度就是國家資本的經濟制度。

從抗戰時期，一直到今天的中國，各種經濟部門都在政府統制之下，是不是也等於發展國家資本？實行國家資本經濟制度？這答覆很簡單：即政權不是平民政權，甚至是反平民政權，則種種統制，適成爲官僚資本壟斷壓榨的利器，促成國家體制的法西斯化，與平民大眾的利益是不相干的。因此，國家資本制度，只有與平民政權相結合，才能由資本國家化，達到社會化，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奠基工作。

國家資本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國家利用權力將關鍵產業，金融機構，特別是帶有獨佔性的經營，完全由國家掌握，並獎勵，扶持公營企業及合作事業。消極的防止資本主義的各種弊害，積極的集

中資本以擴張生產。

自然，對於私人資本，私有產業，在不違反公眾利益的原則下，爲了增加生產，不但不予阻止，亦樂於任其發展。不過在國家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私人資本在初期可能大過國家資本，但在國家政策積極執行之下，國家資本不僅會超過私人資本，私人資本終於要服從於國家資本之下。假使作不到這點，便不能算是名符其實的平民政權。而且無由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

在發展國家資本的經濟制度之下，在國營公營的產業機構中，勞動者不是一個單純的工人，他們有參與生產計劃，派遣代表參加管理的機會。就是在私人企業裏，工廠法規也應規定，廠方有接受勞動者對生產或管理建議之義務。勞動者是生產的主人，是國家主人的主要部分，代表廣大階層利益的政權，自然不能不重視他們的作用，他們的意見。

對於諸般落後的中國，經濟上，一向仰賴外國；政治上，封建勢力依然健在，特別是在瘡痍滿目，不堪形容的今天，平民政權一旦建立，國家資本經濟制度，更有其特別的意義。只有通過這條道路，才能解放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

以上就中國農工民主黨產生的歷史背景，鬥爭經過，政治主張，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的說明，自然不能算是全貌：可是只要有了這幾個要點的認識，其他自不難想其梗概。總之，一個政黨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作爲中國的一個在野黨，其歷程更是萬分艱辛。我們滿懷期望，注視着這一政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程，願它永遠踏着寬闊的，人民的道路邁進，願它的主張充分的實現出來。（完）

鄧演達先生政治理想的核心——平民政權

十五年前，當中國政治分裂成好像南北極一樣的時候，不少的人就以為：除開這兩個極端的方向之外，是不可能再有第三個方向了。根據的理由是：中間階層，即中小資產階級及地主貧農以外的農民階層，是在不斷分崩離析中，既無固定階級性，自不能有堅決的政治主張，不歸楊，即歸墨，好像歷史註定的命運。

可是鄧擇生先生並不是這樣的看法；他認行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是有她獨特的，正常的道路的。亦只有這條獨特的，正常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國人民出水火的唯一的道路，才是中國人民不分階層的，共同的道路。實際上，這條道路，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世界人民力量抬頭的今天，已被無數新興的國家所採用，已將千千萬萬不幸的奴隸們變成了幸運的主人。因而擇生先生為中國開創的道路，到十五年後的今天，已經脫離了它的中國的獨特性，成為一切不幸民族，不自由國家共同的道路了。這是我們在民族苦痛加深，國家危如壘卵的今天，唯一聊以告慰擇生先生在天之靈，也聊以自慰的地方。

擇生先生的道路，簡單說來，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的道路，就是以農工平民爲主體的，平民革命的道路。不是以某一階層的利益作出發點，而是表達了各革命階層共同的願望，即堅決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的願望。如果在世界國家的體制中，有的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有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則這代表革命各階層共同利益的體制，亦可稱之爲革命各階層聯合的專政。所以稱爲專政，是因爲反革命的官僚，買辦，軍閥，漢奸及一切人民的敵人，不能包括在內的。這樣一種革命各階層聯合專政的革命政府，擇生先生名之曰「平民政權」。

擇生先生認爲，凡是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參加生產的，都算爲勞動者，都是在封建及資本勢力壓迫縛束之下，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由於農民，工人占平民中之多數，且受壓迫剝削特甚，於是很自然的，就成了平民羣衆的重心。平民羣衆要求解放，自不能不取得政權，這握在平民羣衆手裏的政權，自然是平民政權。農工既居平民之多數，則所謂平民政權，實際上也就等於農工政權。假使在平民政權的機構內，農工代表居於少數地位，則這政權一定不是名符其實的平民政權。

平民政權，不可一蹴而至，正和其他政制一樣，有其必須經歷的階段。首先就得有一番預備的工夫。

無組織的平民羣衆，等於一盤散沙，是不可能過問政治的。只有將他們組織起來之後，才能發揮出偉大的力量，才能成爲民主政治的基石。在平民羣衆組織中，以基於利益共同的職業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團體最爲適宜，因爲在生產過程中，在同樣生活方式下的結合，才是強有力的牢不可破的結合，其次，就是準職業組織，如學生會，婦女團體，兵士組織及其他類似團體等。在歷史上漫無組織的平民羣衆，憤怒起來推翻過的暴君獨夫，豈少也哉，可是真正推翻了暴君制度，尤其替代暴君制度以新的，平民政治的，則不多見。十月革命，蘇聯建設的成功，假使說有一個密訣的話，這密訣不是別的，就是組織。只有組織的平民羣衆，才能真正推翻暴君的統治，才能摧毁一切封建殘餘，才能將自己的政權樹立起來。

假使有人贊成平民政權，高唱民主，却不去喚醒平民，組織平民，甚至惟恐他們覺醒起來，惟恐他們有了組織，則這種人不是民主騙子，就是實實在在的反革命。

平民政權，是富有創造性，建設性的政權，可是在開始的階段，破壞的工作，是一樣的重要。真正的平民政權，只能在公平的，自由無拘束的普選方式之下產生，但這樣的一種選舉，不是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在久受法西斯毒害，或人民尙不能自由思想，自由選擇的國度或地區內，一旦就可以實行，并實行得有效的。愚昧，盲目，不自由的普選，不但得不到預期的結果，反易爲陰謀反動份子所

利用，造成強姦民意的，偽民主的罪惡。爲了免除這種弊害，擇生先生就主張因時制宜，先成立一種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意機構，由這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意機構，再產生出過渡性或臨時性的民主政權。這政權就是由各黨派，各民衆職業團體及國內外地區代表舉行大會後，產生出來的，這就是今天大家所要求，世界上好些國家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的民主聯合政權。這政權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在毫無姑息的，排除一切實現民主政治的障礙，爲公平自由的普選作清道工作。這工作進行得愈徹底，則民主政治之基礎愈鞏固，民主政治之實現將愈有把握。

平民政權，依據擇生先生的意見，只能建立在直接參加生產的羣衆基礎之上，所以他主張中央及地方政權機構，應以有組織的職業團體代表爲主體。對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則主張直接參加生產的農工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其他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代表則占百分之四十。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權與生產者發生聯繫，才能使政權漸次變成生產者的政權。亦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肅清軍閥官僚政治的毒害，才能保證新的官僚政治不再產生。

如果農工代表作了政權的基幹，如果一切反民主的毒素已經肅清，真正公平自由的普選，可謂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只要是真正公平自由的普選，無疑選舉的結果農工平民的代表會佔多數。這樣以農工平民代表佔多數的政權，才配稱真正的平民政權。

平民政權，不待說，是爲了平民大衆的利益，農民既佔中國人口之絕大多數，佃農又居農業人口

之半，則平民政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農民問題，當然是爲農民問題之基本問題的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解決，就是農民問題不解決，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問題不解決，如果平民政權不能解決大多數平民的問題，則這政權一定不會爲大多數平民所擁護，一定不會站得穩的。

擇生先生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在原則上是主張土地國有。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摧毀封建勢力盤據的基地，才能終止人剝削人的悲劇，才能集體的，大規模的，應用現代化的技術去耕作，才能爲社會主義奠定基礎。但是土地國有和公平自由的普選一樣，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實行，或實行得有效的。在今天立即實行土地國有，不僅得不到預期的效果；摧毀封建勢力根據，提高生產，增進大衆幸福，反會事與願違，引起更惡劣的場面，且事實上亦有所不能，所以擇生先生又主張採用『耕者有其田』的過渡辦法。

耕者有其田，雖然是中山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來的，中國先哲的一種理想，可是在今天的中國，實具有充分的現實性。實際上，在今天東歐巴爾幹各國的平民政權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早已變成鮮明不過的事實了。

耕者有其田，可說是今天新型民主政權下，解決土地問題，最適合時宜，最理想的辦法。政權究

竟是不是民主——今天意義的——政權，是不是人民的政權，就看它能否做到這一點。

要真正的，將勞苦大眾從經濟束縛之下解放出來，要使他們得到物質，文化生活上美滿的享受，僅僅實行了土地改革是不夠的。必定有待於另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出現，這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社會主義社會與公平自由的普選，與土地國有同樣，是不能一下子就實現的，這就是說，不能不有一個過渡的階段。這階段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

這里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待說，是與平民政權分不開的，是在平民政權之下實現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在反人民政權下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實際上就是官僚資本，買辦資本，這種資本發展的結果，不但解放不了人民，且足以制人民的死命；不但走不到社會主義，且強要歷史倒退到中古的黑暗時期去。

國家資本主義，只有與平民政權結合起來，才算是一種進步的，革命的體制。譬如：關鍵產業，金融機構，及一切帶有獨佔性的經營，本來都是掌握在國際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及大資產者的手里，今一旦移歸政府所有，或至少在政府控制之下，其意義一方面是，將操縱國家經濟，人民生活的權柄，由少數人之手移轉到大多數人的手里，另一方面，使具有支配性的產業及金融機構，不再為貪婪腐朽的一羣，而為廣大的，不幸的階層服務。這樣一種主權的轉移，社會經濟的變動，難道還

不夠說明它的進步性，革命性嗎？

國家資本主義，同樣有其發展的過程。在開始的階段，必定是私人資本大過國家資本，但國家資本在政治，經濟的有利條件下，發展的結果，終於會壓倒私人資本的。等到國家資本在社會經濟上成爲支配勢力的時候，也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由低級發展到高度的時候，可說是，已經接近社會主義社會的邊緣了。隨着國家資本之發展，在國營產業部門中，勞動者的數量自然是一天天擴大起來，這批勞動者，已不再是單純的被動的產業工人，已不再是徒供剝削的對象。他們已經具備了管理生產的經驗，已經變成了生產機構和生產的主人。這就等於說：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結界，不僅爲社會主義社會預備好了客觀的經濟條件，且已爲社會主義社會培養出一批必需的幹部。在這種客觀條件與主觀力量的配合之下，才能踏上社會主義的坦途。這種由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路線，就是擇生先生的路線，實際上也就是實現社會主義最自然，最理想的路線。

擇生先生是位卓越的，歷史唯物論者。正惟其是歷史的，他能認識人類歷史發展的總方向，正惟其是歷史的，又深切認識了在這總方向之下，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的路線。

擇生先生是位卓越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正惟其是科學的，他不幻想，他提出的是切切實實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途徑，土地改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他不等待，他主張以充滿熱與力的平民政

權，作爲執行以上兩種任務的總機構；他不空談世界革命，他只聚精會神，盡瘁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上；他更不想依賴外力，認爲中國問題，只有靠中國人自己獨立的來解決。

擇生先生不待說是中山先生真正的信徒，他不僅繼承了中山先生革命的傳統，他更進一步發展了中山主義，將中山主義與社會主義揉合起來。

歷史已經證實了擇生路線的正確性，歷史使擇生先生的理想吐出了萬丈光芒。擇生先生是一位政治天才，平民政權，實是他天才的結晶品。

在這本小冊內：第一篇就農工民主黨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經過，基本任務及主張編作了個簡要的敘述；第二篇更對「平民政權」加以透澈有系統的闡明。只要讀者能深切領悟，對於農工民主黨的認識，可謂已得其梗概。爲求進一步明瞭起見，我們向讀者推薦中華論壇社叢書第二種：「鄧演達先生的道路」。在這本書裏面，不但包括了農工民主黨的基本政治綱領，重要主張，並對鄧先生的生活事蹟作了簡略的介紹。鄧先生的生活事蹟，不僅足資我們學習，且一定能領導我們走上正確的人生之路。

中國農工民主黨宣言（第四次幹部會議）

抗戰結束以來，國人渴望和平而和平迄未實現，痛恨內戰而內戰反趨劇烈，舉國人民所遭受之痛苦，未有甚於今日者。本黨懷此局勢之嚴重，益感責任之重大，特召集全國幹部會議，策進本黨工作，以求與全國同胞及民主黨派共同推進民主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建設獨立富強之中國。

本黨創立於民國十六年，二十年來經過三個時期之艱苦奮鬥。於十九年九月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重申中山先生之民主革命聯合政策，以圖復興中國革命運動。在福建人民革命失敗以後，於廿四年改組本黨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當時主要行動在發動全國聯合抗日，以期促成全民抗戰。迨抗日戰起，京滬失陷，長期抗戰開始，本黨認為民主團結與改革政治兩端為爭取勝利之必要條件，乃於廿七年召集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提出抗戰時期政治主張，本黨同志即奉此方針努力於抗戰與民主事業。

現在，國內外形勢依然嚴重，中國問題顯非戰爭所能解決，而和平民主的要求則已普及全國，農工大眾更當以民主行動，達成全國之和平及自身之解放。爰於此次會議，接受全國同志之建議，正式

易名爲「中國農工民主黨」，繼續爲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而奮鬥。

本黨創立之初，其基本主張，原胚胎於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在本黨政治綱領中，鄧演達先生即經揭舉社會主義爲吾人奮鬥之目標，其所代表之社會階層爲農工平民大衆。蓋中國農民工人久爲地主財閥及官僚軍閥所統治，從未獲得政治經濟上之權利。近百年來，國家改革運動皆由於農工平民之要求而發生；今日國人所企求之和平統一與民主建設，必有賴於農工平民之繼續前進，尤須農工平民自有其堅強之政治組織，以爲與全國民主力量共同爭取勝利之武器，本黨時負荷之使命，端在於此。

茲當本黨正式易名之始，於簡述奮鬥經過及其主要政治目標外，尚有數端，願舉以告國人：

一、吾人深信：中國社會主義之實現，必須經過民主政治之發展，今日中國人民急切之需要首在獲得民主。職此之故，本黨完全同意民主同盟的政治綱領及其時局政策，凡本黨黨員參加民盟者，均須切實遵守民盟的決議，爲實現其主張而奮鬥。

二、本黨所組織之農工平民羣衆，當與全國工農結成聯合力量，進行共同的鬥爭，以求自身之解放。

三、本黨對於現階段中國經濟之改造，一貫主張首須改善農民生活，實現耕者有其田；增進工人福利，由工人參加國家生產管理，并與工商業者一致合作，以發展生產。當前之任務；則在於停止征

兵征糧，求農村之安定；停止通貨膨脹及官僚買辦之壟斷，求工商業之復興與失業之救濟。

四、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本可完成於抗日之役，然卒以當權政黨的利用外援進行內戰而自毀其功，美帝國主義勢力遂益加深入，吾人勢必加以抵抗，確保國家的獨立自主，以與世界民主力量共同維護人類之和平幸福，而免致中國淪爲世界的戰場。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日

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時局宣言

本黨於二月三日曾發佈宣言，聲述國內嚴重局勢，認爲國共問題，非戰爭所能解決；因呼籲全國各階層人民，共起反對內戰，促成和平統一之實現。不料爲時僅隔一月，政府即令中共人員全部撤退，和談之門，從此關閉，中華民族自相殘殺的悲劇，今後將愈演愈烈，中華民國的國格，愈將掃地了。

正當這戰禍加深，危機四伏，民族生命絕續之際，國民黨三中全會行即召開，政府改組似將實現，有關世界前途之國際會議，且已舉行於莫斯科，吾人當此重大關頭，心所謂危，不能不提供以下數點爲國人告：

(一) 反對內戰，反對分裂 中山先生於民十二決定國共聯合革命政策，開展了中國革命運動，

北伐因之成功。後來，國共分裂，內戰十年，招致了敵寇的深入。西安事變，再度促成兩黨合作，八年苦戰，終獲勝利。史實說明，兩黨合作的結果，是成功，是勝利，反之，分裂的結局，只是民族的浩劫。今抗戰方告勝利，國事猶屬千瘡百孔，孰料全面分裂之局又成。內戰給予人民的，是死亡，是毀滅，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堅決的反對內戰！反對分裂，主張遵循政協道路，恢復和平。

(二) 國共問題，政治解決 政府自廿六年後，歷次決議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共問題。去年政協會議更在蔣主席主持之下，完成了爲全國人民所稱贊的五項決議。我們希望在這屆國民黨三中全會中，政府仍能遵重過去諾言，以國家人民爲重，放棄武力統一政策。武力統一政策，不僅解決不了問題，最後毀滅的還是自己。假使武力可恃，納粹德國就不會垮台，中國的抗戰也不會勝利。國共問題，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只能用政治方式來解決。

(三) 保障人權 保障人權，這是十八世紀的陳調，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已經是人民生活的基本權利，但在今天的中國，却成了全國人民一致奮鬥的目標。如果在一夕之內，北平警憲拘捕二三千人，青島且加倍之，如果視剛入祖國懷抱的同胞爲「暴民」「暴徒」，橫施武力壓迫，如果搜捕失蹤到處風行，則中國有何人權之可言，我們爲了人民的自由權利，爲了社會的安定，也爲了政府多次皇皇文告的威信，要請政府實踐諾言，保障人權，開放言論，結社等自由，尊重在野黨派合法地位。

(四) 保障國權 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窒息於帝國主義者之支配，經過八年長期抗戰，流血流汗的代價，才算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換得了國家的獨立，提高了國際的地位，但由於政府對東京台胞之被日警槍殺，荷印，泰緬，越南等地華僑之浩劫未能取適當措置；更由於中美商約，航空協定，尤其美軍駐華等等，國家獨立和主權，已經成了問題，國際地位，更不知低落了多少。因此我們又得提出保障國權。促起國人深切注意。

(五) 廢除經濟統制政策 經濟統制政策本爲戰時不得已之舉，戰後自無繼續執行的理由。何況政府的經濟政策，在戰時已經鬧得天怒人怨，造成官僚資本，如果今天再繼續前去，勢必弄到全國經濟社會之總崩潰而後已。今天民營工業，十之八九陷於停頓，商業在美貨浪潮衝擊之下，也只剩奄奄一息。農民由於徵購徵實徵兵，保甲制度等等苛虐之施行，永遠掙扎於饑餓線上，工人在工資指數凍結，物價不斷高漲情況下，更是大大不安起來。我們爲了國家社會的安定，爲保留民族一線生機，要請政府即刻終止戰時的經濟統制政策，以全民命。

(六) 我們對莫斯科會議的態度 只要中國人有自尊心，只要中國是個獨立的國家，就應反對列強任何形式的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協助一方面參加或鼓勵中國的內戰，尤其應當堅決的反對。因此我們要求即刻撤退所有駐華外軍，一切外國勢力離開中國。但是，我們並不反對友邦善意公正的調解

，假使這種調解有助於中國之民主和平。

莫斯科會議的主題，在如何保證德國法西斯主義不至再起，使人類永享和平民主之福，假使友邦基於這種精神對中國問題有所討論，有所決定的話，在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國人，自無反對的理由。

卅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國農工民主黨爲政府改組宣言

國民政府於四月廿三日正式宣佈改組，僅由民青兩少數黨參加國府委員會及行政院，這是關係全國人民生死存亡具有嚴重意義的一舉，本黨站在中國農工平民的立場，願對此事，鄭重表示我們的意見：

一、我們認爲這一次的政府改組，根本不是依據政協決議的原則和程序的，正如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一樣，依據國民政府新組織法的精神來說，也還是訓政的延長，絕無還政於民的氣息。這不但不能解決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和平統一的問題，而且更是擴大國家的分裂，延長殘酷的內戰，以至阻礙民主運動的發展。此適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的宣言和莫斯科三國協議的願望完全相反。現時參加政府的黨派，雖一再聲言，爲實現和平建國綱領而努力，但是他們實際的行

動，是在徹底毀壞政協的道路；由於單獨召開國大的結果，關閉了國共和談之門，本爲舉國公認的事實，現在更以執行「軍事措置，恢復全國鐵路交通」爲圖謀政治解決的前提，益以證明成立新政府的目的，是在共同担负進行內戰的任務。假使今日的新政府果要否認這一嚴重的責任，就必須首先自動停戰，重新召開黨派會議，一切依照政協決議恢復和平，達成統一。

二、參加改組政府的黨派曾先後向全國人民發表很多的諾言，如保障民主自由的權利，克服財政經濟危機以及促進國際和平等等，我們認爲這些漂亮堂皇的語句，都須有真正事實的表現，作爲「立信立誠」的證據。從今日起，第一，我們就要考驗參加新政府的黨派對於和平民主的在野黨派，能否無條件地尊重合法平等自由的地位，對於一般人民是否真正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的自由。第二，我們要考驗改組後的政府是否要以擴大政府基礎的名義，在所謂「改善民生生產建設」的美名之下，去向美國借款，以繼續內戰，以充實官僚們的荷包。第三，我們要考驗新政府的現實外交政策，是否追隨杜魯門主義，進行世界反蘇十字軍的大結合，把整個中國變成國際反蘇的戰略基地，即所謂變國內戰爭爲國際戰爭的冒險政策。假使當權的黨派在實際行動上對自己的諾言不有一分一厘的兌現，那就是等於說謊，宣告政治信用的破產。中國農工民主黨針對着這一切問題，就有三個基本的主張：

(一) 我們堅守不參加分裂內戰的原則，決以民主的方式爭取民主權利。(二) 反對在真正民主和平

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前舉行任何國際借款。(三)我們相信世界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三大勢力，有必須和平共處的前途，反對國內反共，國際反蘇，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自取滅亡的政策。

三、我們認為當前的新政府，絕不是真正的全國各階層共同參加的聯合政府，即不是代表全民的政府，因為真正代表農民工人的民主黨派，不僅沒有參加，而且還是遭受極端的壓迫。中國現時有真正代表民族資本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黨派，他們必須合作，必須在共同綱領之下，共同擔負民主建國的任務，才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結束長期內戰分裂的局面。若是只有買辦財閥地主官僚軍閥和政府等湊成渾沌一團的政權，就必然繼續內戰分裂，陷國家於毀滅的深淵。因此，我們今日依然要堅持政協的傳統，要努力完成全國各階層共同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使命；我們認為只有這一使命達成以後，中國農民才有田可耕，才能免於保甲制度的迫害，免於征兵征賣等的苛政；中國工人才可與民族資本合作，有工可做，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不受特務的操縱，同時中國民族資本才可以獨立自由的發展，開拓國內市場，不受官僚資本的壓迫，不受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

最後，神聖的「五一勞動節」快到了，我們要向全國從事生產的農工勞苦大眾作一個懇切的呼籲：我們眼看國際的局勢，正日趨嚴重化，莫斯科外長會議已宣告無結果的閉幕。今後將是美蘇兩大勢力相持相峙的局面，一切有問題的國家都不免被捲入狂風巨浪的當中；我們因內戰擴大，戰火燒遍十

五個省區以上，千千萬萬的生產人民都投在自相屠殺的戰場上；而一般人民的生活，更是遭遇空前的危機，朝不保夕。在這種危險的形勢下，全國有良心良知的勞動生產人民，就必須認清現實，發揮奮鬥的意志，使用農工大眾一切力量，爭取和平，爭取民主，將國家由危亡中拯救出來。

民國卅六年四月廿五日

擇先生生遺著節錄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中國統治者都是代表地主利益的士大夫，而統治的形式是——特別是元代及清代——軍事獨裁與官僚政治。現時的××統治，是由與革命勢力鬥爭的局勢中產生出來的，牠當然要包含舊社會的一切支配勢力——反革命的勢力。我們知道：滿清統治與太平革命對抗的時期，只有由民團的組織者曾國藩及帝國主義的英美勢力的援助，才挽救了滿清統治毀滅的危機。今天的××統治，一而以『禮義廉恥』的假面具去復古，使與曾國藩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和諧，一面更通過了基督教徒與美國相結，為鎮壓革命勢力的外援，所以現時反革命的××統治在本質上與太平革命時代的滿清統治無異。所不同的祇是：有衆多的買辦及銀行家做牠的基礎，及反映這個基礎的基督教意識。中國革命，是要求民族解放與平民解放同時解決。中國的前路只有兩條：或者是淪爲外國的殖民地，或以是由中國平民自己起來×××××建立自己的政權。反動及盲動的勢力要走第一條路，而革命的中國平民要走第二條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470B

